

一场雨后，田里的草与苗，挤成了郁郁一疙瘩。以前没有除草剂，帮禾苗儿清理门户，靠的是一柄锄。

俗话说，地里的草，家里的猫，都有九条命，耐死。草，好像永远锄不尽；因此夏日锄禾，好像是永恒的一项活计。

锄草，最宜晌晴天。阳光越狂暴，锄禾人身上越是煎熬，心里头越是高兴。盼的就是这有劲道的阳光啊，它会帮人收拾这烦人的野草，保证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民谚往下延续。

父亲是个出色的庄稼把式。大生产队时，割麦收秋，薅苗锄禾，他是“打头儿”的角色：分工、派活儿之类的，并不属他管，那是队长的权威；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社员。可是，每每地头一站，镰刀锄头一上手，他的身份地位刹那提升。他成了元帅成了将军，他要身先士卒，做出表率。他的位置永远在最显眼的地方：人们正中间的那一垄，那一垄的第一个。那么多双眼睛注视下，他悠悠喊一声“开镰喽——”或者“间苗儿喽——”之后，割下第一镰，榜下第一锄。这是起点，是360度无死角审视下的完美开始，是经得起打量、挑剔、模仿



峭壁松姿

李海波画

踏着二十四节气
父亲终年劳作在黄土地
像养育心爱的孩子一样
精心伺候着一茬茬
小麦高粱大豆玉米……
间苗锄草 培土施肥
件件有条不紊
样样周到细致
环环相扣的农事
纠缠着他的心思

摸摸他手上的老茧
看看他弓起的身姿
就知道他流过多少汗
出过多少力

大街上人来人往

老周说，你看见那个人没？对，就那个。

我说，哪个？哪个？
老周说，你笨啊？我还能说哪个？你看，就那个，就那个头有点歪，走路一扭一扭的……老周没有做出任何指向性动作，我想看到他手指了一下，或者头点了一下，都没有。

我不想让老周再说我笨，就看老周的眼，我以为会从他的眼睛判断出啥来，见他看着某一个地方，我也朝某一个地方看，却只看到一棵树，正在落掉最后一片叶子。

秋天了，所有的树都在掉叶子，这棵树怎么竟掉得只有这一片叶子了，而且这一片叶子也正在落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想长长地叹一口气。

老周说，那个人心里一定有一件事情。我说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事情。我不再探究老周说的究竟是哪个人，我觉得在大街上不难看到一个头有点歪、走路一扭一扭的人。如果愿意，肯定还能看到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

不是，有的人心里没有事情，有的人心里有。老周扭过头来瞪着我，说。

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事情。我坚决地说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不想向老周屈服，我只想长长地叹一口气。

老周把头从我这边移开了，老周把头移走的时候，也很坚决，我想他不会再把头扭过我这边了。老周一直是个固执的人，这么多年了，我对老周别的印象不多，这一点却是十分确定的。

你看，你看那个人……对，就是那个……这一次老周竟然伸出手来，朝远处指着，你看，你看，那个人心里肯定没有事情。老周很坚决很坚决地说。

我看到了一个人，我想那应该是老周指的那个，但又有点不确定，毕竟街上的人很多。

锄禾的父亲

米丽宏

参照的标本。以他为首，两翼紧随，一个箭形梯队，缓缓行进在黄色或绿色的田地里。

那是父亲作为一个农民最辉煌、最快乐的记忆了。

父亲，做“打头儿”，一直到生产队解散。后来，跟在父亲身后的，只有我们一家人了。有时，我一边近乎瘫软地拉着锄头，一边偷眼看他：他的动作有板有眼，有轻有重，抑扬顿挫，不知疲倦，身体里仿佛装着一台永动机。豫剧《朝阳沟》里唱：“那个前腿弓，那个后腿蹬，心不慌来手也不要猛……”他就有那种沉静入戏的状态。他轻轻把锄头送出去，锄尖儿落地，银亮的锋口吃进土里；他顺势一拉，腾起一阵轻微烟雾。像一场微小的战役打过，杂毛乱草纷纷扑地，或被掩埋，或断根折茎。锄头过处，像被剃过的头，土层松软，一棵

棵俏丽的苗儿，袅袅而立。

他双脚一前一后，踩在锄过的垄里，浮土松软得能没住鞋帮。父亲给我做示范，说：锄头吃土最少一寸厚，这样，草也死了，墒也保了。

然而，对于我，锄禾是一种高强度的体力消耗，重复机械的动作，枯燥得难以忍受。锄不了几垄，便腰酸，胳膊疼，手掌起了泡；再加上烈日越来越暴躁，人几乎处于半灼伤状态，汗流滚滚，越过眉毛，直抵眼球，辣得睁不开眼。一时间，渴也来了，饿也来了。又累，又晒，又累……我在地中央充满怨愤地埋怨、发脾气，甚至撂下锄头遁入地头的荫凉，噙着嘴像在跟谁置气。

父亲不喊我干活，父亲讲故事。我现在感觉，他与其说是以故事来“贿赂”我们干活儿，还不如说是为调节锄禾的气氛。每讲故事，他有个开场白：“说故事，

道故事，北边来个傻小子，捡了十八个蛋，孵了十九只鸡……”我一听，用衣襟胡噜一下脸上的汗，磨磨蹭蹭就过来了。

父亲讲三侠五义，也讲南北征战，还讲村里人去北河叉王八……那时，为了跟上父亲的速度，我不敢放松，因为一放松就会漏掉情节。

临近正午时分，太阳愈加猛烈。父亲让我们去树荫下歇凉，由他来完成最后几垄。我在荫凉里看着他，看着他那被阳光照得明亮而萎靡的脸，弯成一张弓的腰，额头上滴滴答答的汗水，背上凝出一圈圈白色汗渍，我暗暗发誓，有朝一日，一定让父亲脱离开这种煎熬的生活。

多少年后，我曾几次试图将他从土地上迁走，让他跟我在县城里过那种悠闲自得的老年生活，可是，每次都失败了。他像一棵被无情拔离土地的庄稼，萎靡，失落，时不时叹息，说自己活着没了乐儿。“地头吸支烟，炕头喝盅酒，锄地回来歇个晌”，那样的日子，才是最大的享受。

我终于明白，对于父亲而言，锄禾耕犁，不是熬煎，不是苦楚，而是事业，是一生苦乐所在，是天正地正的本分，是他在这个世上生存的意义。

父亲与庄稼(外一首)

蔡同伟

父亲与镰刀
说不清
父亲用过的镰刀有多少把
记忆中
上山劳作的时候
父亲腰间总是别着它
手握镰柄 甩动臂膀
刀锋所到之处
喀嚓喀嚓
劈开拦路的荒草

砍掉枝头的枯杈
收割农事一堆堆
刚去岁月一茬茬……

镰刀的笑容锃亮
宛若夜空的月牙
辉映平淡的日子
辉映父亲的年华……

如今 父亲老了
已不能把力气挥洒
最后的镰刀躺在墙角
身上布满锈迹
默默回味着
跟随父亲征战的生涯……

小说二题

侯建臣

“记得，你说要给我介绍个人……”她说。她说得很慢，那些字不像是一长溜流出来的，更像是一个一个滴出来的。似乎是她从过去一个一个把它们捡回来的。

“啊？”他的眼中本来是一片秋色，听到她的话，他眼中的秋色渐渐远了。

“那一年，你说要给我介绍个人……”这一次，她的话比刚才顺畅了。好像那些久远的东西都回来了。

“哪一年？那一年？”他似乎是在回忆，或者只是在转换语气。

“是啊，那一年。”她生了气的样子，话里就多出了什么东西。

“……”他仍然是努力要回到过去的样子。

“是个阴天，好像还下了雨，或者雨还没有下，只是快要下的样子。你坐在我的对面，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。”这一次，她说得很快，像说昨天或者前天的事。

“是个阴天？好像还下了雨？或者雨还没有下……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那天你穿了一个蓝色的褂子，浅蓝色的那种，几天没洗了，上面还沾着饭粒，应该是喝粥洒下的米粒，黄色的。”她边说边画着，说完，她笑了。

他也笑了。“其实那天是个晴天，前一天下了雨，那天天气特别好。忘了我穿的衣服是不是蓝色的，但那天的天，应该是蓝的。”他说着，还朝她挤了挤眼。

“你记着？”她说。

“我记着。”他又做了个鬼脸。她抬了抬胳膊，像要做出什么动作来，但最终又把胳膊放下了。

“你那天傻傻的，刚剪完头发，前边插了个发卡……是不是？”他拿起两只

穿过时光握紧父亲的手

姜卫红

父亲病了，突发性脑血栓。好在病情发作时，母亲将他倾倒的身体抱住，并及时送医院急救，没有造成生命危险。

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昏昏欲睡，当我出现在他眼前时，他甚是高兴，极力想要坐起来，两手无力地挣扎了几下，却没能把身体支撑起来。我赶紧把父亲扶起来，升高床头，让他斜靠着。紧握着父亲那双苍老无力、满是老茧的手，我不禁热泪而下。

父亲是个强者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那一双手，宽大而灵巧，温暖而有力。那是父亲伴我成长的双手，温暖着我前行的时光。

父亲有一双勤劳的手。父亲白手起家，养育五个子女，实非易事。小时候，母亲在家操持家务，父亲总是早出晚归，在地里忙活。每次母亲把饭菜做好，我们兄弟姐妹等着父亲回来吃饭，可父亲经常忙活得忘了饭点。父亲肯花气力，肯下功夫，付出别人十几倍的努力和汗水，精耕细作，把农活料理得十分出色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父亲种的庄稼蔬菜长势好，产量高，成为村里的种田能手。“一勤天下无难事。”父亲用他勤劳的双手默默地付出着，奋斗着，呵护着全家，让我们兄弟姐妹吃饱穿暖，供我们上学。我们家的粮仓总是满满的，当邻里乡亲缺粮少米时，父亲总是毫不吝啬，慷慨相助。也

父亲是个强者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那一双手，宽大而灵巧，温暖而有力。那是父亲伴我成长的双手，温暖着我前行的时光。

父亲的身份

耿艳菊

父亲有两个身份，一个是乡村医生，另一个是农民。

父亲年少的时候，长得羸弱，在同伴们不读书或只读几年书的情形下，祖母坚持让他读书，因为祖母认为读书对于身体羸弱的父亲是最好的出路。父亲心高志远，也乐于读书。然而因为家境贫寒，他也只能读到了初中毕业。

接下来的路，明摆着，便是跟着祖父下地种田。父亲心有不甘，他想到了本家一个开着药铺的叔叔，一番苦想后，他为自己找了另一条出路：学医。

父亲多半的医学知识是在祖父的棍棒和唠叨下学会的。祖父的棍棒和唠叨不是督促父亲学习，而是阻止。那个年代，填饱肚子，成家立业才是人生大事。父亲已经不小了，“笃笃”的棍棒敲击在桌子上，却没落在父亲的心上。很多年后，父亲提起旧事，不仅没有埋怨祖父，反而深刻理解了一个父亲的心。

父亲结婚成家后，祖父完成了他的责任，也就放手不管了。在母亲的支持下，父亲终于实现了他心中的一个愿望：去县里读了卫校，考取了医师资格证。回来后，父亲开了一个简单的诊所，成了一名乡村医生。

父亲的医术很快在十里八乡传开了，很多人走很远的路找父亲看病。父亲也一下子觉得自己的人生找到了努力的方向。他没有停滞不前，而是继续学习，他希望自己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。

本版投稿邮箱 Email: dtvncano@126.com

手在头上比画了一下。

“发卡？”她也拿起手了，摸了摸额头，她的两只手从额头的中间往两边摸，她摸到了深深的沟。

“你脸蛋红红的，一准是搽了粉，但估计是那粉太红了，以你的脸蛋红得像……对了，像西红柿。”

“我从不搽粉的，这么多年了不搽。那时候也……应该不吧！”她说。

“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是你的脸……”他没说完，笑了起来。

这一次她抬起手来打了他一下。又要打，想想，放下了。

“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一晃，真是。”她说。

“也不是一晃，好几晃了。”他说。

“想问问……其实……但我还是想知道，你，当时要给我介绍的对象是谁？”她的脸竟然就又飘过一片云，暮色中映了晚霞的那种。

“当时……”他说着，有一片小小的树叶竟然飘到了他头上，他慢慢地取下来，捏在手心。

“是谁？”她看着他，又看了看他手中的树叶。

“是……我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我……真的是我。”

“你？”有什么东西从她的眼中飘过。“应该是，我想想，应该是……我。”他看着那片叶子，看着看着，手一松，那片叶子飘了下去。

“……”她的身子颤了一下，他没有觉察到，但好像是秋天觉察到了，秋天似乎也颤了一下。

“真的是我。你当时说你有了，我就没说。记得当时你说你已经有了，既然你已经有有了，而且好像你还说得很坚定……”突然吹过一阵风，毕竟是秋天了，所有的风也是秋风了。风一吹，她和他都感觉到凉了。她想拉一拉胳膊上的什么，却发现胳膊上什么也没有，她和他都还穿着夏天穿的那种半袖衫。

就在那时，父亲手把手示范，教会了我种田锄地，也教诲我做一个勤劳的人、善良的人。

父亲有一双温暖的手。父亲虽然很忙，很少有时间陪伴我们，但农闲时也会带我们去看电影。小时候，村里大队部经常放映露天电影。等我们到大队部场坪时，经常是前面已经坐得密密匝匝。电影开始放映了，坐在后头的我们，往往被前面的人挡住了视线，父亲索性站起来，把我抱起来骑在他的脖子上，一直到电影散场。

父亲有一双灵巧的手。父亲虽然只上了3年小学，却凭着勤奋好学，能写一手好字，打得一手好算盘，还当上了大队会计。晚上，煤油灯下，父亲用他那粗糙的手，拨动着枣红色的算珠，灵动自如，运指如飞。后来我参军入伍后，经常和父亲书信往来。父亲写给我的每一封信，字迹工工整整，苍劲有力，战友们都啧啧称道。父亲年轻时自学木工，喜欢在家里里鼓捣木工活儿。父亲给我制作的陀螺、手枪和小推车，每次拿出来都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。

岁月在父亲的手上刻下了道道斑驳，一双粗大略带弯曲的老茧手，是对父亲勤劳一生的最好诠释。父亲的手虽然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灵活有力了，但仍然那么厚实那么温暖。握着父亲的手，就能感受到所有阳光。

可是，他是父亲，孩子们一个一个地降生，让他开心，也让他压力重重。

依旧朦朦胧胧地记得那个夜晚，月光朗朗，父亲和母亲坐在院子里，商量着自己的前途。一个难得的进修机会，一笔孩子的学费，让父亲矛盾重重。第二天早上，当我揉着睡眼站在院子里的时候，父亲突然站起来，摸摸我的头对母亲说，把钱留着交学费吧，快开学了。

就是这样，在我们的成长和他的前途之间，他一次次选择了我们。一年又一年，他也从风华正茂的青年走向了两鬓斑白的沧桑中年。

在我读初二的那一年，父亲关了他心爱的但不能为家里带来丰厚回报的诊所。他接过农具，接过出外打工的几位叔伯手里的田地，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人，头顶烈日，足踏泥土，从一个好医生变成了田里的一把好手。

而我们在每次需要填写父亲职业一栏时，再也不用在医生和农民之间犹豫，简单迅速地写下“农民”二字，然后，也慢慢地懂得了这两个字的分量和意义。

每年的六月，是高考的季节，也是父亲守护着的麦田收获的季节。当我们一个个通过六月的考场，读了大学，走向了父亲曾经向往的高远天空时，一向清瘦的父亲渐渐胖了。他望着麦田里那些黄澄澄的饱满的麦穗，像望着我们的脸庞。

在我们的人生麦田里，父亲是最忠诚的守护者。

“其实我当时真是想说出来的，或者是看到了你的坚定，我最终没说。”他说着，接着又强调了一下：“我最终没说。”

“我最终没说。”他的这句话一直在她的心里绕来绕去，就像一片一直在她眼前绕着的叶子。

而好多叶子，突然就从树上飘下，一片一片一片，一片一片一片，抬头看，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……许多片树叶飘过天顺街，且还有那么多片也在飘。怎么刚才就没有发现，树叶已经开始这样飘了。

……

不知道是怎么在这条叫天顺街的街上遇上的，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到一起的。

也不知道怎么，他就说起了那个话题。生活中有那么多话题，不知道为啥，他们就说起了那个话题，似乎是他先提起的，或者不是他是她，总之是，他们就说到了那个话题。

终于，他们分开了，他往西走，她往东走。无论东边还是西边，总之整个天顺街都是秋天的样子了。

她走得很慢，她想回头看看身后的天顺街，或者不是看街，是想看看别的什么。

他快要走出天顺街了，树叶一飘，他像是背着一群树叶，又或者他也是一片飘着的树叶。终于，他还是回过头了，看着树叶中的他，至今还单身的他突然好想穿过飘着的树叶，追到他的身后，狠狠地踹他一脚。

真的是，她好想返回去追上他，在他的背后狠狠地踹他一脚。

然而……然而……终究是，她没有追上，却把所有的恨都发到自己身上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，这又一年的树叶也满世界飘了。

这么多年了，这么多年她所有的梦里，都是那个正在从天顺街这个秋天的树叶中消失的身影。